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五〇五次会议

2015年8月18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奥格武夫人	(尼日利亚)
成员：	安哥拉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乍得	谢里夫先生
	智利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
	中国	刘结一先生
	法国	拉梅克先生
	约旦	哈穆德先生
	立陶宛	穆尔莫凯特女士
	马来西亚	易卜拉欣先生
	新西兰	范博希曼先生
	俄罗斯联邦	伊利切夫先生
	西班牙	加索·马托塞斯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威尔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普雷斯曼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区域组织与全球安全当代挑战

2015年8月5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5/599)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5-25852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区域组织与全球安全当代挑战

2015年8月5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5/599)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亚美尼亚、博茨瓦纳、巴西、古巴、埃及、格鲁尼亚、海地、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科威特、摩洛哥、荷兰、巴基斯坦、巴拿马、波兰、大韩民国、南非、瑞典、土耳其、乌克兰、乌拉圭和越南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欧洲联盟欧洲对外行动署非洲事务执行主任尼克·威斯克先生和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5/599，其中载有2015年8月5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关于审议中项目的概念文件。

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欢迎有此机会讨论区域组织与当代全球安全挑战。尼日利亚倡议组织此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为此向奥格武大使表示感谢。

我一直重视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近年来，这些组织的影响力得到增强。今天，我将侧重于如何强化伙伴关系，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集体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我的信息简单明确：联合国越来越多地与区域组织分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我们

应该竭尽全力帮助区域组织解决区域问题，并将有关国家纳入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区域组织应继续为联合国的维持和平与安全努力做出贡献。我们依靠它们的政治影响力以及民事与军事能力。

安全理事会成员太清楚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了。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蔓延正在破坏动荡地区的稳定。任何应对措施都面临巨大风险。城市化、失业、以及包括大规模流离失所在内的人口流动正急剧增加。包括网络威胁在内的战争技术进步给平民带来严重危险。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安全背景下，联合国正在脆弱、偏远、几乎无和平可维持的环境中部署行动。安全理事会正确地赋予我们的蓝盔部队以保护平民的雄心勃勃的授权，但我们常常缺乏适当的设备、资源以及训练来完成这一拯救生命的使命。

为消除这一差距，去年我呼吁重新审查和平行动。现在，我正在分析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报告（见S/2015/446）。我们正在确定我们可立即执行的建议，以及需要立法机构、会员国及伙伴采取行动的建議。该小组呼吁加强全球-区域伙伴关系，以确保安理会能利用一个更有灵活性和能力的行为体网络。近年来，我们看到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以及欧洲联盟是如何通过切实合作促进了非洲进展的。现在，我们需要在此三边合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增强我们管理、计划以及实施和平行动的集体能力。

我们也应愿意考虑以不同形式与其它组织，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北约、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接触。小组建议，我们应深化联合国与非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我完全同意，因为我们几乎三分之二的和平行动以及近90%的维和军警人员部署在非洲。

我赞扬非盟、各区域经济共同体、以及各区域机制显著增强了其能力，并且对正出现的危机迅速做出反应。在马里、中非共和国以及索马里，非洲联盟在复杂环境中部署了强有力的行动。这项工作危

险，代价高昂。我向为和平事业献身的勇敢的非盟士兵表示敬意。最好的纪念方式是在他们生前服务的地方建立持久安全。

该报告呼吁向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盟和平行动提供更大支助。专家们建议，联合国应使区域组织能够根据《联合国宪章》共同分担重负。为此，我提请注意，专家小组呼吁提供更可预测的资助，包括通过利用联合国摊款这样做。

我们还应提供其他重要形式的支助。我们正在开展规划进程、制定后勤支援方案、设立由联合国管理的信托基金以及提供联合国的专门知识、系统、物资和服务方面提供帮助。联合国对非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广泛支助还包括政治合作，这种合作难以量化，但仍然极为宝贵。

加强冲突的预防和调解能拯救生命。我们的齐心协力使情况发生了有意义的改观。在布基纳法索，我们化解紧张和支持过渡。在几内亚，我们鼓励在选举前进行政治对话。在肯尼亚，我们解决选举危机。在马达加斯加，我们通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路线图打破政治僵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投资于预防能避免危机造成远为更高的人员和财政代价。领导人必须认识到，和平能防止人道主义悲剧和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应当对有关各国寄予厚望，并帮助它们实现持久稳定。

我们的伙伴关系带来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们学会了管理从区域行动向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过渡。我们向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盟最大和平行动——提供了一篮子后勤支助。联合国驻非盟办事处正在加强我们的影响。现在，我们必须更加优化我们的协作。我们必须继续一道工作，以统一标准。这将改进从非盟行动向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过渡。就政策、指南和训练标准进行更有系统的协调和协商将确保在从规划到缩编的所有阶段做到连贯协调。人权必须始终摆在最重要位置。

专家小组正确地强调了《联合国宪章》及其它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文书的首要地位。联合国支持

区域伙伴有个条件，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的准则和标准，包括人权尽职政策，最高行为和纪律标准，联合国财务规则和规章，以及其它法定程序。我们都要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和我们的做事方式负责。我们最终要对我们所服务的各国人民负责。

我们成功地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伙伴关系。我们已能在至关重要的时候相互依赖。我们将继续推进进展。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力求采取共同方法应对当今挑战。我们的看法有时可能会不同，但只要我们致力于和平、安全与人权，我们就仍然走在通往更安全未来的道路上。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刘结一先生（中国）：中方赞赏尼日利亚倡议召开此次区域组织和当前全球安全挑战问题公开辩论会。我感谢潘基文秘书长出席今天的会议，并认真听取了他的通报。

联合国是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重大疫情、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方支持联合国与区域及次区域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规定，不断深化合作，巩固和加强国际集体安全机制，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愿强调以下三点：第一，坚持以《联合国宪章》为指导和依据。联合国应鼓励并支持区域组织通过对话、协商、斡旋、调解等途径解决争端，以和平方式化解分歧，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有关区域组织的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原则。

第二，发挥各自优势，加强补充协调。中方支持区域组织充分发挥自身经验以及地域、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为解决地区争端发挥独特作用。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开展合作时，应发挥各自优势，

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各区域组织之间应加强联系和合作，交流互鉴，取长补短。中方赞赏非盟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为斡旋与和平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所作努力，希望联合国向有关区域组织提供更多帮助，支持其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各国应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各国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通盘考虑有关地区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情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以合作谋安全，以合作促安全。要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非盟作为非洲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组织，在地区和平安全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一直是非洲和平安全事务的支持者和建设性参与者。2012年7月，中方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旨在帮助非盟加强和平安全能力建设，提升非盟维和、反恐、打击海盗等方面的能力。倡议主要涵盖中方为非盟在非洲开展维和行动和常备军建设等提供资金支持，加大为非盟培训和和平安全事务官员和维和人员力度等。在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下，三年以来，倡议落实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方为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等提供了积极支持，为非洲有关国家培训了大量维和人员。今年下半年，中非合作论坛将举行第六届会议，和平与安全将是会议的重要议题。

中方愿与非方以此为契机加紧落实“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共同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方高度重视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推动冲突后重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加强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创建更加安全、美好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哈穆德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由衷感谢潘基文秘书长的重要通报。我也要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组织这次重要会议。

时下，世界面临国际体系结构、区域和国际安全概念及区域和国际关系指导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和转型的局面。某些地区持续动荡，极大地改变了我们面临的安全威胁类型。例如，恐怖团体利用混乱和不稳定局势，把自身转变成毫无例外地威胁世界所有各地区的全球性团体。日益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也带来了网络威胁等复杂、相互交织和超越一国或地区范围的威胁，如果我们不作出集体努力，以富有创造性的方法加以应对，那么这些威胁将危及全球安全。

因此，安全概念已经发生彻底的变化，已不再象以往那样，局限于军事或国家安全。因此，仅仅专注于区域安全已经不够，因为区域安全也与政治、经济和发展问题相关，需要全面综合的视角，也需要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之间相互协助。这反过来又要求在所有各级作出努力，以期制定明确的战略并规划行动路线图，以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现有威胁。

区域和国际组织之间合作已经成为应对各种挑战，无论是区域挑战还是国际挑战的重要前提。在这方面，一些组织，例如阿拉伯国家联盟、欧洲联盟、非洲联盟以及其他许多亚洲和拉丁美洲组织，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模式，应在集体努力实现区域安全时效仿。阿拉伯国家联盟也是充当重要政治论坛以解决冲突和发起斡旋行动的区域组织之一。欧洲联盟也在调解和应对中东和非洲大陆等世界各地危机方面发挥非常有效的作用。面对非洲大陆所面临的严重安全威胁，非洲联盟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尤其是维和行动方面的合作，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助益匪浅，也大大有助于减轻联合国的负担以及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次区域合作在

应对困扰某些地区恐怖主义威胁方面的重要性。事实证明，这种合作很有益，特别是在乍得湖流域和贝宁，以及在应对与博科哈拉姆有关联的恐怖团体方面。利用多国部队和加强军事协调，也在应对这个恐怖团体和其他恐怖团体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区域组织在本地区拥有比较优势，它们有着强大的网络，对本地区情况有着广泛了解。地理位置接近也使这些组织更能满足本区域的需求，并作为合作伙伴更积极地参与确定各种危机的起因和解决办法。另一方面，许多区域组织仍然缺乏应对安全威胁，特别是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所需的某些重要战略和执行能力。需要为它们提供适当的工具和手段，以开展预防性外交和提供预警，以便及时预防和解决冲突。

在这方面，联合国可在支持区域组织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区域组织是应对许多冲突局势所必不可少的要素。我们谨强调联合国发挥作用和利用《联合国宪章》应对国际安全威胁的重要性。联合国应主导与次区域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区域和国际协调工作。联合国因此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应当建立必要的伙伴关系，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区域组织提供必要的手段，使它们能够适当和及时地应对安全威胁，以最有效的方式适应各种变化和地缘政治转变。在这方面，我们谨建议重新考虑在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间建立一种常设合作机制，定期举行会议，以促进这些组织之间的合作，扩大对话范围，更广泛交流经验教训，包括就各种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达成共识。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探讨以何种方式讨论和建立这样一个机制。

最后，我愿强调，区域组织之所以发挥重要作用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在区域层面上，某区域中同属一个组织的国家之间开展合作，将对整个区域的和平产生积极影响。二是，面临安全挑战的区域组织是全球安全结构的一部分，而这种结构现在有赖于这些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的努力。区域虽然是很多安全威胁的来源，但对于如不加遏制本会造成

极危险的区域和国际影响的威胁，它们也能够提供解决办法。

我还愿强调，在区域组织需要获得必要支持，以补充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的情况下，缩小区域组织与联合国的差距将会增强应对世界危机的胜算。这使得区域安全与世界安全的联系成为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关系。

伊利切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愿感谢潘基文秘书长的通报。我们注意到联合国在建立更可靠、公平和有效的国际关系架构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这一架构中，安全理事会担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俄罗斯联邦一贯主张在《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宪章》第八章基础上，开展并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在各种问题上的合作。

关于在安全理事会职权范围内共同努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我们认为，确保计划使用武力的区域和联盟行动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批准和控制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才能让使用制裁机制具有必要的国际合法性。还必须指出的是，鉴于正在出现新的威胁和挑战，在反恐、贩毒、有组织犯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以及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流动等方面开展合作至关重要。

我们一贯支持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以及容易发生危机的非洲国家开展多层面合作。尽管我们主要是在谈非洲联盟，但其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它们通常更了解具体问题的特殊性——也相当重要。我们欢迎在国际社会帮助下建立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我们深信需要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合作，以便提高解决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工作实效，以及更好地处理全球危机。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为稳定达尔富尔、索马里、中非共和国、萨赫勒和马里局势以及苏丹内部问题所作的努力。协调行动防止南苏丹冲突也同样重要。与此同时，我们赞扬非洲联盟与其它次区域组织——如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东非共同体、乍得湖流域委员会、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努力消除非洲大陆和平、安全与稳定所面临的威胁方面开展了成功的合作。

我们对武装团体博科哈拉姆继续在一些国家活动深感关切。我们欢迎阿布贾的区域伙伴努力提供援助，以遏制该团体对于西非国家和几内亚湾国家的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但条件是只有在尼日利亚当局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提供任何国际援助。

联合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合作也有着巨大潜力。我们还认为，联合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南美洲国家联盟和加勒比共同体等茁壮成长的区域结构深化接触大有希望。

俄罗斯的一个优先事项是，加强联合国、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合作。这些组织正在加强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并加强区域和国际安全架构。我们认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是一个能够应对其成员国可能面临的当代各种挑战和威胁的全方位组织。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深化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联合国在建立和平方面的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正在大力发展自身维和能力，包括与联合国和维和行动开展合作。此外，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正在协助国际社会努力在阿富汗开展冲突后重建工作，以及遏制来自该国的毒品所造成的威胁。

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正在确保欧亚地区稳定与安全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我们注意到，上合组织通过其各种表现，确已成为区域安全的基石。其活动涉及反恐和打击极端主义。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该组织区域反恐结构所起到的积极影响。还在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国际信息安全方面开展了合作。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建立整个地区所商定的机制方面所开展的活动，对于欧洲大陆尤为重要。该组织在其授权框架内，补充联合国在该地区的努力。8月1日，我们纪念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1975

年《最后文件》签署40周年。该文件是当代世界安全架构的一个基础。我们全力承诺遵守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赫尔辛基原则、它们的联系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所规定的相互义务。我们呼吁所有欧亚和大西洋国家都遵守这些原则的文字和精神。

历史表明，奉行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地执行标准，企图以此加强一国自身的安全，这种做法会损害它国安全，而干涉它国内政的做法会加剧整个地区的安全威胁。不幸的是，在过去一年中——正如乌克兰危机清楚表明的那样——我们正目睹欧洲安全面临危机。需要继续寻求解决这种状况。我们认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应当摒弃对抗，回到建设性谈判的轨道。这是解决长期积累的系统性问题，同时采取步骤确保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的唯一办法。我们希望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能够重新讨论构建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统一军事-政治、人道主义和经济空间的想法，其中包括一体化进程，也即人们所说的“一体处理一体化”问题。

我们完全支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帮助解决乌克兰冲突所作的努力，并欢迎特别监察团为监测实地局势所做的不可或缺的工作。然而，对于迅速执行关于执行《明斯克协议》——该协议最近陷入了僵局——的一揽子措施的所有规定来说，关键在于在联络小组及其下属工作组框架内开展积极、富有成效的对话。显然，执行《明斯克协议》的政治规定以及基辅与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开展直接对话问题如无法取得进展，就不可能有最终解决，局势也不可能得到持续缓和。

穆尔莫凯特女士（立陶宛）（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我感谢你召集我们今天开会，讨论区域组织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在本次会议开始时所作的通报。

立陶宛赞同将以欧洲联盟（欧盟）名义所作的发言。

正如约旦同事几分钟前所指出，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有地理置接近的优势，因而能够更迅速地应对实地不断变化的情况。它们对一场危机的原因、因素和行为者拥有更好的了解和洞察力，并且作为邻国，防止危机蔓延直接涉及它们的利益。在试图化解危机、谈判和平解决办法和处理跨界威胁方面，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都将极大地得益于发展更大程度的互补性，并得益于发挥其相对优势和能力。

今天我将谈谈我国所属的三个区域组织——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和欧洲委员会——以及它们与联合国的合作。

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之后，欧洲各国政府决心预防另一场此类可怕的战争，并决心采取行动，让历史宿敌之间的战争不仅难以想象，而且实际上不可能发生。一系列的改革将欧洲联盟转变为欧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基石，欧盟所基于的团结原则，通过与联合国结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既在其边界之内也在其边界之外发挥作用。去年在立陶宛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通过的有关该议题的主席声明S/PRST/2014/4确认了这一战略伙伴关系。

在政治层面，欧盟对预防和调解的承诺体现在继续支持联合国待命调解专家小组以及直接参与调解，例如，其所参与的调解促使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在2013年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以及最近“E3+3”六国政府与伊朗圆满完成了谈判。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和发展捐助者，欧洲联盟与联合国在所有主要冲突地区和冲突后地区——无论是在叙利亚、利比亚、南苏丹、乌克兰、中非共和国、也门或阿富汗——进行了合作。欧盟一直站在联合国领导的应对埃博拉病毒国际努力的最前列，上个星期安理会刚刚对此进行了讨论。欧盟及其成员国专门拨款1.2亿欧元用于受影响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恢复和研究项目，包括支助非洲联盟的西非医疗特派团。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仅

为处理前所未有的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就拨出了大约37亿欧元。

在索马里、马里、中非共和国和其他地方，在从边界管理和安全部门改革，到能力建设、冲突后重建与和解等方面，均可充分看到联合国、欧盟和非洲联盟伙伴关系的全面和协同性质。

在马里，一个欧盟培训团和欧盟萨赫勒马里能力建设文职特派团正在积极推动该国的安全部门改革。立陶宛长期为欧盟马里培训团提供支持，并致力于继续保持参与。联合国、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还在索马里进行强有力的密切合作，涉及的领域包括立陶宛自2011年一直参与的“阿塔兰特行动”等方面。欧盟的非洲和平融资机制，除其他外，支持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打击青年党恐怖分子，并将为多国联合特遣部队打击博科哈拉姆提供资助。2012年设立的EUCAP萨赫勒尼日尔特派团正在协助该国和该区域各国处理诸如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等跨界安全威胁。

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联合国-欧盟反恐高级别政治对话和合作提供的急需和有益的意见交流，以及帮助受影响地区和国家的能力建设举措，应进一步加以发展。

欧安组织在三大洲有57个参与国，该组织参与处理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包括冲突预防、调解、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打击小武器非法贸易、不扩散问题，以及促进法治、善治、人权和基本自由。所有这些领域均与联合国的活动一致。因此，这两个组织肯定有尚未充分实现的进行更紧密合作的具有巨大潜力。欧安组织建立了可与联合国互补的相当充分的调解和冲突预防能力，继续在处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旷日持久的冲突、德涅斯特河左岸和格鲁吉亚问题方面发挥作用，并为中亚的安全与稳定作出贡献。

今年，欧安组织纪念《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四十周年。该文件是基于主权、领土完整、边界不可侵犯和不使用武力这些基本原则的一整套承诺，这

些原则也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这是一个重要而又严峻的周年纪念日，因为俄罗斯史无前例地违反这些原则，其针对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和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吞并继续造成死亡和破坏。

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测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是持续提供来自实地的报告和登记不断发生的违反明斯克停火协议行为的唯一国际机构。特派团的车辆被烧毁，特派团的无人驾驶飞行器一再被干扰，特派团观察员无法进入现场并受到继续获得其保护者的军事和物资支持的非法武装分子的威胁。该特派团在继续开展工作时，无疑需要欧洲联盟和联合国为其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合作。尽管存在各种困难，为了寻求持久、可行的解决冲突的办法，应进一步探讨联合国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

现在让我谈谈欧洲委员会。该委员会制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系列国际条约，旨在解决与和平与安全核心问题有关的当代一些最紧迫的挑战。关于刑事事项相互援助、反腐败、网络犯罪、防止恐怖主义和打击贩运人口的行动等公约仅是几个高度相关的例子，可供我们在联合国、包括在安理会工作时参考。这些条约对非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开放，可为全世界任何国家加强治理、法治和尊重人权提供有益的标准和工具。

今年6月，欧洲委员会秘书长首次在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发言，阐述旨在支持各国努力执行关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第2178(2014)号决议的各项举措。在我们继续拟订共同应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这一前所未有的威胁的办法时，欧洲委员会最近通过的关于这些战斗人员的议定书值得我们注意。该议定书也是各区域组织和联合国实体密切合作的典范，因为通过该议定书最初是由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建议的，该执行局还积极参加了起草过程。

联合国同欧洲委员会还可在法治领域加强伙伴关系。而法治的缺失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法无天和侵权行为，往往是冲突的核心根源。欧洲委员会的威

尼斯委员会为处于民主过渡和制宪进程的各国提供协助。威尼斯委员会的工作不仅得到欧洲委员会，也得到其地中海和中亚伙伴的充分认可。威尼斯委员会已经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司法改革进行密切合作。该委员会的专门知识可进一步用来为各国提供宪法和立法领域的协助，特别是在建立司法制度和确保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往往是主要优先事项的冲突后局势中。

当代的安全挑战过于复杂并且具有多层面性质，超出任何单一角色的处理能力。因此必须推进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以便根据其比较优势，加强互补性和协同作用。我希望今天的辩论会将有助于这一进程。

加索·马托塞斯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感谢秘书长的光临，并感谢他对今天的讨论所作的宝贵贡献。我还要感谢主席国尼日利亚安排今天的辩论会，并感谢它以协调一致的方式组织本周安排的3次辩论，讨论埃博拉病毒等新挑战，安全部门改革等关键解决方案以及各区域组织将要开展的工作。这三个问题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安理会对其进行审议至关重要。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我的发言分为两部分。首先，我要谈谈西班牙认为对区域组织发挥作用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新挑战具有更大附加值的各个方面。第二，我将谈谈区域组织在工作中面临的挑战。

首先，关于这些机构的附加值问题，我要套用秘书长说的话，他确认，现在是一个合作维和的时代。当然，这已经成为现实，我要指出的主要方面是区域组织维持和平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当前冲突中的暴力行为、滥杀滥伤平民现象产生的人道主义影响，造成难民危机，这不过是几个例子。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次区域和区域机构参与本地区国家的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工作。它们更加了解当地实情，可以做出最好的贡献。非洲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非洲联盟（非盟）在联

联合国支持和协助下，在索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等危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以产生重大增值作用的不仅是大陆性质的区域组织，还有次区域组织。以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为例，我们昨天看到它是如何启动了拟定南苏丹问题一项协议的工作，我们相信今后这项工作会有进一步发展。此外，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支持解决几内亚比绍的机构和政治危机，起到了预防性作用。我还要提到东非共同体，该组织也支持了关于布隆迪问题的阿鲁沙协议，今天，它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帮助该国实现稳定，我们当然支持他们这样做。

区域组织具有重要增值作用的另一方面是关注新的威胁，在此，我要特别提到反恐斗争。毫无疑问，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兴起是我们大家都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需要我们团结一致，打击这一野蛮现象。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是采用全球视角，但是，我们也必须采用区域视角。

区域组织日益看到这一事实，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许多区域组织——欧洲联盟、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欧洲委员会——参加了7月28日在马德里召开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问题部长级会议，以及立陶宛大使主持的反恐委员会执行局特别会议。这是它们参与该领域工作的明确实例。

其他方面和其他新的威胁也需要区域组织作出努力。我指的是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减轻对环境的威胁和打击非法贩运行为，其中包括贩卖人口，在地中海沿岸，我们每天看到此种现象。

在区域组织的重要性方面，我国代表团要强调的另一个方面是预防性外交，具体说来，就是调解工作。我们西班牙坚信调解作为预防性外交工具的价值。区域组织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因为它们十分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现实，它们有能力对地区行为体产生影响力，而且具有广阔的回旋余地，让民间社会、包括妇女参与调解行动。

我们十分关心促进培训区域组织并让它们参与调解工作的任何倡议。我要就此提出一个例子。今年3月，在西班牙—摩洛哥促进地中海地区调解工作的框架内，在马德里举行了关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地中海地区调解工作中的作用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将有助于促进和推进2014年大会关于调解与区域组织的第303/68号决议。在马德里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不仅有联合国，还有欧洲联盟、地中海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此类会议将会继续召开，正如我刚才所说，约旦代表不久将在安曼召开另一次同类的会议。

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承认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工作还存在各种障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争取加以克服。我要十分简要地提及，这些障碍包括需要保障财政资源的可持续性和可预见性，需要促进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能力建设，以及区域组织和联合国需要加强合作。非洲联盟近年来作出努力，为维持和平与安全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再次成为极好的典范。作为欧盟的一员，我当然必须提到西班牙十分重视欧洲联盟与这些区域组织的合作。

我赞同稍后欧洲联盟代表将作的发言，同时，我也想强调欧洲联盟、联合国和其他组织、尤其是非洲联盟三角关系的重要作用。

最后，我要提出安理会本身可以思考和考虑的一系列问题，以便加深联合国与这些区域组织的现有关系。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或欧洲联盟政治和安全委员会举行年度会议。此类会议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些会议。我们还可以考虑其他一些方面，例如，安全理事会成员在区域组织的机关所作的发言。今年西班牙有幸在四个不同的场合参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们认为这对所有参与者而言，都是一个很有助益的经历。

其他一些设想可以涉及加强安理会的议程之间或主席国之间的协调，各区域组织秘书长与联合国

秘书长举行年度联席会议，所以，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思考一系列不同方面的问题，以便确定我们是否能够将其付诸实施。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们要感谢主席国尼日利亚召开本次辩论会，并感谢秘书长所作的非常透彻、详细的通报。

我们多次指出，区域组织在预防冲突和加强和平进程方面的视野和贡献至关重要，是不可替代的。所以，这些组织必须考虑新的做法和战略，加强行动能力，以便依照《宪章》第八章的精神，在和平与区域安全领域发挥更加直接的作用。

对于当地行为体和网络的行为和利益以及新出现的严重威胁，必须从区域的视角加以考虑，以便适当预防和处理出现的危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一个和平区，通过合作努力来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是稳定和合作谋求和平的支柱之一，该地区各机构和机制都具有这一愿景。在这里，我们要确认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在加强安全事务合作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十多年来，它采用了多层面安全理念，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毒品问题、腐败、洗钱、非法贩运武器、贩卖人口和非国家团体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与此同时，美洲组织承认，广大民众处于赤贫状况和遭社会排斥会影响稳定和民主，侵蚀社会凝聚力并破坏国家安全。美洲组织的这种做法大大有助于区域组织采取可有效应对新威胁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处理根本原因和促进包容性发展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们赞赏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机构之间的合作正变得更加有序，因为这些机构必须在管理冲突上发挥切实作用。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互动会促进更有效的伙伴关系，涉及旨在建设和巩固和平的谈判和包容性对话方面所需的多种行为体。我们也赞赏非洲联盟

在联合国授权框架内开展维和行动而发挥的作用，并强调，如果这些维和行动要发挥最大效力，它们就必须能依赖可预计、可持续和灵活的资金。确保在筹备这些特派团及其特遣队时采用标准化程序并接受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培训，也是区域组织可作出积极贡献的关键领域。

诸如塞拉利昂等地最近的经历显示了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可给巩固和平进程带来何种帮助。这种和平进程以国家自主权和包容性原则为基础，并确保民间社会，当然还有妇女的参与。在这方面，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对于落实第1325（2000）号决议至关重要，我们要突出强调非洲联盟宣布2015年为增强妇女权能和妇女发展促进非洲2063年议程年。该议程具体提到了区域组织在巩固非洲民主治理、人权和法治方面的作用，是处理这一问题所需的战略愿景的一个例子。最后，我们要强调，非洲国家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应致力于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第二个五年期审查进程，以表明区域性经验会对全球进程产生何种影响。

最后，我们要重申，智利高度重视区域主义在确保我们整个体系更有效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要实现运转正常的多边主义，合作应该成为这种方法的核心。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主席国尼日利亚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并选择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涉及安全理事会必须每天处理的问题。我也要赞扬并感谢秘书长出席这次会议，从而丰富了我们今天上午的讨论。这再次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区域组织及其与安全理事会联合开展的工作对秘书长自身的工作而言是很重要的。我还要感谢尼日利亚为本次辩论会准备的出色的概念说明（S/2015/599, 附件）。

安哥拉认为，加强全球、大洲和次区域合作对于提高整个国际社会实现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言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强调联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数个创新型特派团框架内进行的协作以及联合国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基础上与区域组织不断开展的合作。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它们为形成对冲突根源的共同理解而进行互动和磋商。在这方面，创立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是这种合作和伙伴关系中的里程碑。

我们最近在非洲看到，违宪更迭政府的企图和破坏国家和次区域稳定并影响我们各国人民人权、进步和福祉的其他威胁再度出现。对非洲和平与稳定所构成的威胁的性质最近发生了变化，肯尼亚、索马里、尼日利亚、乍得和喀麦隆出现了恐怖团体，尤其是青年党和博科哈拉姆。在这方面，我们赞扬针对博科哈拉姆所构成的威胁采取联合应对措施，设立了联合部队，安理会已承诺对该部队予以支助。近海钻台的安全和海盗活动带来的危险，尤其在几内亚湾，也引起了区域和全球关切，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充分关注。

非洲联盟启动非洲应对危机快速反应部队，力求建立一支有能力管理和应对非洲大陆各地安全局势的强有力快速反应部队，这是重要的事态发展。虽然非洲应对危机快速反应部队在技术方面仍未最后确定，但我们认为，在非洲各国、非洲主要伙伴方和联合国的支持下，它将成为现实，能代表非洲大陆在打击目前和将来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方面取得了重大收获。

我们重申，保证和平与稳定的首要责任在于各国。我们欢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在处理次区域安全问题上作出的贡献。安哥拉大力支持非洲自主处理和应对当今非洲大陆区域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挑战。

最后，主席女士，我要再次感谢你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这一重要议题，它对于当今和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都至关重要。

威尔逊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要感谢你召开今天这次极为重要的辩论

会。我也感谢秘书长向安理会传达了一个非常明确信号，即我们与区域和次区域机构的有效合作极为重要。

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关系对于安全理事会而言，是最重大的结构性问题之一。联合国和该区域正在尽最大努力开展合作，力求实现共同目标，利用彼此的专门知识，并使世界各地人民生活有所改观。当我们合作时，我们就非常强大。当我们不合作时，我们就无一能够实现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因此，合作不可或缺。安理会面临的挑战单靠一个机构的自身力量无法应对。我们需要国际、区域、次区域和地方各级机构齐心协力。

我认为，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区域莫过于非洲。在非洲各地，安理会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挑战。这些共同挑战使我们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如此重要。这一伙伴关系正在尽最大努力改善世界一些最弱势者的生活。索马里就是说明这一综合伙伴关系的恰当例子。非洲联盟的军事特派团——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在联合国后勤工作人员与联合国政治特派团合作支持下，一直是索马里境内进展的核心所在。

非洲联盟和联合国派出的联合小组最近就加强该国境内军事和政治进展问题提出了重要建议。安全理事会上个月通过第2232(2015)号决议核可了该工作。这一密切伙伴关系的结果使索马里成为安理会议程上少数几个亮点之一。

制止南苏丹境内的战斗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另一项挑战。我们都说过，8月17日是达成一项协议以实现和平的明确期限。如果南苏丹政府不签署由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等各方促成的协议，那么我们就必须都坚定采取我们的下一步措施。当领导人争斗不休而他们的人民的痛苦却在加剧时，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作为欧洲联盟的成员，联合王国致力于确保欧洲在使世界变得更安全和更繁荣方面尽责尽力。欧洲联盟参与处理各种国际问题。在非洲，它是

联合国至关重要的伙伴。在伊朗问题上，它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显著的，在这个问题上，它是最近举行的“E3+3六国”政府会谈中至关重要的协调者，并帮助取得了一项成果。安理会非常支持并着重核可了该成果。

我们都带来不同方法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正如秘书长所言，当我们利用我们的相对优势时，我们就能取得最多进展。安理会对维护和平与安全负有最终责任，不过这并不排除区域组织提供重大的才能和视角，但重要的是，联合国应当参与要求我们支持和执行的和平进程的所有阶段。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专家小组的报告(见S/2015/446)就此问题说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们同意专家小组所提出的看法，认为协商性决策、共同战略和分工是安理会与区域组织之间关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同意，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应当是安理会及早参与应对正在出现的威胁过程中的一部分。安理会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实质性对话是一个重要工具，而在可能的情况下，联合分析和规划将使安理会能够通过更明确和更好的任务授权，特别是在部署区域特派团的地方。

我们鼓励区域组织审查它们自己的规划批准、人权监测和治理结构，这样我们就能一道制定更协调一致的国际和区域应对冲突办法。同样也很重要，我们要与区域组织一道工作，以确定可采取何种更可持续的办法来资助它们的行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方面的另一个伙伴是民间社会、媒体和其他相关非国家行为体。今年，我们在阿里亚办法会议上听到了一些勇敢地前来介绍自己在达尔富尔、朝鲜和叙利亚的经历的人所作的令人感动的详细叙述。这些通报使我们更加了解事关什么。实地这些人的证词在提醒国际社会注意不断升级的紧张方面至关重要。我们应当继续审视我们如何能够就在国际上所面临的挑战同这些团体更有效地合作。

联合国坚信，我们能够而且也应当作出更多努力，以深化我们同世界各地区域组织的合作。在

安理会，我们的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深化我们与区域组织的关系只会使我们履行这一重大责任的能力变得更强。正因为如此，我们大力欢迎今天这次重要的辩论会。

范博希曼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新西兰也感谢尼日利亚召开本次会议，并感谢秘书长今天上午与会并通报情况。我们是区域组织的作用以及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与区域组织之间合作之必要性的强有力倡导者。

非洲在这一议题上发挥的领导作用是重要的，但我们还必须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些挑战并非仅限于非洲，今天所讨论的各种问题也影响全球各地其它区域组织。我们本区域的经验是，区域组织能够高度有效。它们往往具有秘书长所提到的相对优势，因为它们对地方稳定有着切身的需求和利益，它们了解地方情况，并在必要时拥有部署的后勤便利。

正如秘书长今天上午所指出的那样，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专家小组有力地认可了区域组织的作用，并为增强与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的协同增效作用提出了令人鼓舞的建议。我们看到过许多成功例子，说明区域组织能应对正在出现的危机，以防止冲突发生。然而，我们必须做到坦诚。除了今天已经强调的资金和能力等问题外，在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有效合作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方面，还有其它重大挑战需要克服。结果是，仍有太多这样的局势，而事实证明，区域行动不足以预防或解决危机。

特别是就非洲联盟等至关重要的组织而言，其与安全理事会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反应性和临时性的。像非洲主导的马里国际支助团（马里支助团）这样的干预行动，不仅就资源筹措而言，而且在愿景和共识方面，都具有高度挑战性，这使向马里支助团后行动过渡的进程变得极为复杂。

在我们看来，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双方都没有采取正确的做法。对合作没有投入足够的政治精

力，以便在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产生必要的集体伙伴关系。安全理事会与区域实体之间就制定协调做法问题进行的此类结构性合作应当在危机一出现时就开始。安理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需要更好地齐心协力，相互补充，利用各自相对优势，从预防冲突做起。我们还认为，两机关应当少关心次序问题，而应多注重一道同时工作。高级别专家小组在这方面也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归根结底，无论是联合国还是非洲联盟（非盟）都有要履行的职责。它们不能回避这些职责，争辩说它们在等对方采取行动。

合作要想长期起作用，就必须根据以下看法作出更有系统的安排：两组织认识到该区域的各种威胁，并希望彼此合作来应对这些威胁。存在明显的能力差距，不仅就这些组织自身而言，而且就安全理事会成员自己为促进有效合作而部署的国家能力而言，都是如此。结果是，我们与评估关键区域威胁和制定我们都寻求的适当和协调的对策所需的那种协调办法仍有一段距离。

此外，我们不能简单地凭主观意愿使令人不安的财政现实消失。对非盟及其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来说，能力仍然是个大问题。过去十年来朝着让区域行为体发挥更大作用这一方向转移给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带来了真实压力，迫使这些组织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复杂的机制。有必要持续长期注重建设有效的区域冲突管理框架，以便区域组织完全能够以国际社会的名义承担起一些任务。

在我们看来，联合国在提供援助方面可以发挥明显的作用。实际上，提供援助符合联合国自身利益，因为正如在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的经历清楚显示的那样，唯一替代办法是联合国自己开展危险越来越大、耗费越来越多的行动，并承担全部费用。其立场受财政考虑影响的国家应该想到，若用某种创性公式解决这些行动的经费问题，仅用联合国预算承担其中部分资金，它们将可节约多少资金。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可继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安理会应通过联合国专用资源（如联合国西非办事处和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继续为区域组织提供机构支助。它们可被用来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非洲联盟建立强有力的合作关系，而且已经在实地产生有效的结果。

安理会也应努力寻找改善安理会成员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互动的有效和切实的办法。安理会还必须正视如何解决区域和次区域维和行动资金问题的挑战，包括提高现有机制的效率。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提出的关于为非盟主导的经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和平支持行动筹措可预测资金的建议，为讨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诚如秘书长今天上午对安理会所说。

对于我国而言，新西兰支持今年年初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安全理事会10个当选理事国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首次会议，而且我们与西班牙一直在每月初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主席举行会议，讨论两个理事会的联合议程。我们也在安全理事会通过重要决定之前和之后征求主要区域行为体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纽约和亚的斯亚贝巴这两个理事会之间的沟通若要有效，就必须是非正式、定期和实质性的。最重要的是，这种沟通成为两组织之间正常业务的一部分。这将显示，我们建立了秘书长正确地指出必须成为我们目标的合作伙伴关系。

易卜拉欣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同安理会其他成员一道感谢尼日利亚召开今天这次辩论会。主席女士，我们还要感谢贵国代表团编写现已分发的翔实概念说明（S/2015/599，附件），它有助于为今天我们辩论提供框架。

我们还要表示，我们感谢并非常感兴趣地听取了秘书长的通报，感谢秘书长作出不懈努力并发挥领导作用，加强和巩固联合国与世界各地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

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区域行为体应对本区域发展承担更大的自主权。马来西亚赞同越南代表将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名义、伊朗伊斯兰国代表将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和科威特代表将以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们认为，今天的辩论尤为及时，发生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日趋复杂，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出现了跨界因素和其他多种区域层面的时候。正如《联合国宪章》正确设想的那样，联合国始终并继续处在应对这种新挑战，包括公然违反国际法、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人道主义危机、环境退化和致命疾病爆发等挑战的国际和多边努力的前沿。

然而，《联合国宪章》作者还有先见之明，预示虽然本组织和安理会将构成国际和平与安全架构核心，但不能替代区域和次区域安排与组织，后者应在区域和次区域一级发挥《宪章》第八章设想的功能。

多年来，区域组织如非洲联盟（非盟）、东盟、欧洲联盟（欧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组织采取务实的措施，包括调整其愿景和视角，以便更有效地应对和解决不断变化的全球动态。与此同时，安理会也采取步骤促进和加强与区域组织的沟通，包括通过相关的决定以及召开联合定期协商会议，如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欧盟政治和安全委员会。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许多重要的战略领域（如预防冲突、调解和维和行动领域）与各种区域机构建立和加强了密切的伙伴关系。

迄今为止，区域组织之间合作协调应对冲突和安全挑战的情况令人鼓舞。具体事例包括非洲联盟与欧盟伙伴合作，以及非盟与非洲次区域组织协调应对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马来西亚认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应对当代全球安全挑战至关重要。我们还认为，安理会与区域组织之间建立的多层次伙伴关系可为未来全球安全议程提供坚实的基础。

从东盟内部的来看，马来西亚高度珍视和重视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预防和解决冲突、部署维和行动、冲突后建设与重建及其他重要领域发挥的作用。就其本身而言，东盟尤其强调创造有利于和平的环境，以确保经济发展持续不断。东盟促进有助于稳定和繁荣的区域结构，包括建立预防冲突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工具。

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支持进一步努力深化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与区域机构之间的合作。此外，我们谨强调如下。区域内部合作的程度视各个区域独特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此外，它们的愿望、任务和活动千差万别。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若能适当地考虑和顾及这种多样性，会更加卓有成效。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应该富有包容性，做到处事灵活，反应灵敏，适应性强，特别是在复杂的联合努力，如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和冲突后重建中。

虽然区域组织可提供诱人的替代办法，以解决联合国特派团力不从心的问题，但必须铭记，区域机构同样可能面对类似联合国面临的问题。在认识到区域组织对本地区冲突了解更深的优势的同时，处理诸如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索马里、达尔富尔和中非共和国等地局势的经验已经揭示了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合作的局限性。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区域组织的愿望和决心可能超越它们实际兑现的能力，尤其是在严峻和富有挑战性的地区。因此，随着国际社会把不切实际的期望寄予能力尚未完全建成的区域组织，分担负担很容易转变成转移负担。

我们的观点是，虽然已在改善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相互合作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我们强烈认为还有更多的工作可做。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产生更多的设想和战略，以深化、扩大和改善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区域机构相互之间的合作，以期加强国际社会有效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新老威胁的能力。

谢里夫先生（乍得）（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团召开本次会议讨论区域组织与当代全球安全挑战问题。我也要感谢秘书长潘基文的通报。

乍得赞同非洲联盟驻联合国观察员将要作的发言。

国内冲突不断增多和加剧以及出现新的严重威胁——包括恐怖主义、武器扩散、海盗行为、跨国组织犯罪、贩运毒品及武器和人员、分裂主义、权力冲突、环境退化和大流行病——使得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区域行动和全面做法，来应对这些多重挑战。非洲的安全挑战大多具有跨界性质，而且单个国家拥有的手段不够，这种情况要求加强区域组织，因为只有这些机构才能有效应对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和各种各样的不安全状况。

在这方面，非洲联盟（非盟）建立了和平与安全架构，并与联合国开展了堪称模范的合作。《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承认，区域组织可在预防、化解及和平解决冲突方面发挥作用。因此，非盟不仅开展了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维持和平行动，而且也在预防冲突和危机管理方面开展了自己的活动，其中包括在布隆迪、苏丹、索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等国开展活动。

联合国尽管经验丰富且资金雄厚，但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到所有地方，单枪匹马地应对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多重挑战。所以，在非洲——超过62.5%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和87%的军警人员部署在那里——非洲联盟是我们应当给予支持的关键战略伙伴，这样它才能够承担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的职责。在马里和中部非洲，通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开展的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合作使我们得以迅速部署非洲部队。我们欢迎此类合作，欢迎联合国通过《十年能力建设方案》以及通过设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国驻非盟办事处提供技术援助和政治支持，向非洲联盟提供支持。乍得赞成加强

两组织之间的合作，并重申支持《关于联合国审查和平行动问题的非洲共同立场》。

两组织之间的关系正在积极发展，但尚未达到我们希望看到的那种战略合作程度。我们鼓励联合国优先解决为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洲联盟维和行动筹措经费的紧迫问题。两组织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按照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建议，以更灵活、持久和可预测的方式为联合国授权的非洲联盟维和行动筹措经费。我们赞扬该小组开展的高质量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我们希望高级别小组的所有其它相关建议都能受到安理会重视。非洲联盟尽管缺乏可预测的资源——这大大妨碍了其在非洲开展维和及安全行动的能力——但它拥有相对优势，如地理上较近、具有合法性、了解冲突根源，并在发生危机时能够迅速干预。今天的很多发言者也谈到了这些。

鉴于当代安全挑战具有跨国乃至跨洲的特点，非洲联盟发展快速反应能力——包括非洲待命部队——其五个区域旅中的三个最迟应于2015年底到位——以及落实非洲紧急应对危机临时机制，可使安全理事会能够在危机出现时率先采取行动。

乍得欢迎非洲联盟与欧洲联盟的合作，它们是联合国非洲维和工作的两个密切伙伴。非洲是欧洲联盟九个民事特派团和军事行动的所在地。它们正通过非洲和平融资机制，为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筹措经费，而后者是欧洲联盟、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合作的一个样板。这也推动了非洲联盟在马里和中非共和国开展行动。乍得欢迎欧洲联盟的努力，并强调非洲联盟、欧洲联盟和联合国必须在应对非洲共同的安全与和平挑战方面开展三边合作。

加强区域组织与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至关重要，因为此类组织可以提供优势和有益的能力，来支撑和平以及涉及冲突管理的其它活动。就非洲而言，民间社会特别是妇女和青年的重要性体现为非洲联盟决定将2015年定为“妇女增强权能和妇女发展促进非洲2063年议程年”。这将是加强非

洲民间组织能力，鼓励其参与解决涉及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的好办法。

最后，我们指出，非洲和世界上的多数安全挑战不分国界，需要各国和区域组织共同努力，取长补短，来遏制此类威胁。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任何组织或任何区域都无法单靠自己来应对涉及集体安全的诸多挑战。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只有进行分工，考虑到各方的相对比较优势，并在联合国的大力支持下，开展稳固、可靠和可行的伙伴合作，才能应对非洲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多重挑战。在这方面，非洲联盟及其次区域机制已发挥了充分发挥作用所需的机构和行动能力，但条件是联合国必须大力提供资金支持。

普雷斯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感谢你举行本次重要的辩论会。我们还愿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在联合国70年历史上，随着全球安全威胁日趋复杂和严峻，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也变得确实不可或缺。我们在加强这些伙伴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必须再次集体承诺继续这样做。做出这一努力时，必须处理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和联合国不断变化的关系中两个日益重要的现象，即责任重叠和不平等，以及需要加强国际社会为支持区域组织工作所提供的支持。

在美国，约50年前，创建了一项名为“邻里守望互助”的方案。想法很简单，就是在发生问题时，邻居可以看到，而确保社区和邻居的安全符合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现在，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显然远不止是国际体系中的“邻里守望互助”方案，但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就像邻居，它们处于独一无二的位置，能够更准确地认识到根源问题，并能够比远在其他地方的组织更早确定解决办法。区域或次区域组织介入会有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们是邻居。它们拥有理解当地经历、文化以及正在面临的挑战的复杂性的独特能力。作为邻居，它们常常能够更好地注意到各种问题并就此采取行动。

但是，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不是、而且也绝不应成为仅仅牵涉邻国的事务。的确，联合国系统特别是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前提思想是，有时较远离根深蒂固挑战的一方——甚至是陌生者而非近邻——反而处于能够中立、有效地参与保护受其邻国威胁的民众的独特地位。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宪章》设想在最靠近冲突的行为体与联合国本身之间建立一种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双方的作用都必不可少。

随着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与联合国之间彼此互补而且有时责任重叠的情况逐步发展，政治进程和维持和平进程似乎日益分离。即使安全理事会已经部署一项负责保护平民免遭冲突之害的维持和平行动，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在促成开展甚至主导政治进程以解决冲突和达成和平协定方面也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责任的分离有时能带来重大好处，但也可能要付出代价。邻国了解实地情况而且可起主导作用，但也有着各自的权益和利益。要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即便在我们根据相对优势进行分工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共担责任，共同接受问责。

在南苏丹，安全理事会虽部署了12 000余人的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但它却放手让政府间发展管理局领导调解努力。鉴于昨天当事方令人震惊地未能达成协议，现在为区域政治进程提供支持势必意味着安全理事会准备采取行动，调动我们的共同资源，对那些破坏和平进程的人相应地施加更大的压力。我们必须推动开展有意义的努力，以追究暴行实施者的责任。

作为我们对加强联合国支持维和特派团的能力所作承诺的一部分，美国将于今年秋天在联合国参与共同主持一场峰会，以确保为联合国的维持和平工作做出新承诺，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然而，我们也必须确保区域部队得到必要的支持、培训和装备，便于其开展重要的工作。当安全理事会授权某一区域组织，例如非洲联盟，采取推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行动时，我们需要确保该区域特派团具备有效执行其任务所需的资源。

但是，正如在区域行为体开展政治进程时安全理事会需要继续参与一样，安全理事会在授权区域组织或次区域组织采取和平行动时，也需要保持问责和监督。特别是，我们需要确保安全理事会授权开展的所有行动都同样地尊重人权，对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

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必须加以正确处理，其所涉及的利害关系极其重大。无论是作为靠近冲突发生地的近邻还是远离冲突的陌生人，我们每一方都必须在推进和平的重要工作中做更多事情，有效地合作努力支持我们的伙伴。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感谢尼日利亚召集举行本次重要的专题辩论会，并对秘书长通报情况表示赞赏。此外，我们支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以不结盟运动名义所作的发言。

主席国尼日利亚分发的概念说明（S/2015/599，附件）中正确指出，冷战的结束导致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得到加强，使其有了更大的政治空间和更强的国际作用。委内瑞拉深信，一个新兴的多级化和多中心世界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非常有益。在这一进程中，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持久合作，对于促成在国际事务中明确摒弃单边主义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强调，需要致力于建立一个使区域组织能够在确保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更平衡的世界。因此，委内瑞拉呼吁扩大和强化区域组织，并加强区域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关系，因为它们防止和解决危及世界和平的冲突的天然机构。

在联合国努力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区域组织是先于联合国并与联合国形成互补的实体，而且尤其重视自身的预防能力。在履行这些任务时，区域组织应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的所有原则和宗旨，包括充分尊重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人民自决权。区域组织决不能鼓动战争。

过去十五年里，随着世界逐步明显呈现多极化和多中心的趋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各种结构以及政治和社会机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要归功于乌戈·查韦斯总统和其他伟大的区域领导人——其中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总统、埃沃·莫拉莱斯·艾玛总统、拉斐尔·科雷亚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总统、卢拉·达席尔瓦总统、迪尔玛·罗塞芙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赫里亚总统等等——的领导。这催生了一个新的区域政治结构，它更能维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利益，而非任何其他强权的利益，它远胜于那些不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利益，而是屈服于外来利益和需求的区域组织。

其结果是，在过去十五年里，我们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加勒比石油组织、南美国家联盟（南美联盟）、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加共同体）以及如今已得到扩展和振兴的南方共同市场相继诞生。与过去的这种决裂是对主权、不干涉内政和政治独立原则的重申，也是对该区域各国利益与优先事项的界定。这些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基础是，在以社会正义维护和平时，必须互相尊重、彼此互利。

南美洲国家联盟是在该次区域所有国家的共同决心基础上建立的。南美联盟已经用事实证明，它有能力快速、果断行动以防止宪法秩序遭到任何形式破坏，正如2008年玻利维亚境内针对埃沃·莫拉莱斯·艾玛总统以及2010年厄瓜多尔境内针对拉斐尔·科雷亚总统的破坏行为所显示的那样。当时联盟成员国公开表示支持兄弟国家宪法和民主秩序的有效性，拒绝叛乱分子的反叛和分裂要求。现在，南美联盟已订立一份于2010年签署的民主议定书，其中规定，如果南美洲区域民主秩序出现失控，南美联盟可实施民主、政治和经济制裁。

此外，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的诞生源于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总统的一项倡议，其目的是加强人民自决和国家主权，反对外国势力的新殖民政策，始终如一地帮助最贫穷和最弱势的群体。美

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并不是一个次区域防御机制。这是一个对本地区各国人民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敏感关心的组织，该组织致力于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它了解富国、中等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它关注的是各经济体之间的互补性，而非贪婪的和掠夺性的竞争。合作和尊重是和平的支柱。

2005年加勒比石油计划的建立是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致力于推动本地区各国人民发展的最佳例证。加勒比石油计划被视为一项推动中美洲和加勒比能源安全的倡议，使至少17个国家受益。它是一种基于能源一体化的合作模式，并依循本地区团结及特殊而有差别的待遇原则而建立。这种合作完全尊重加勒比共同体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协议，为我们各国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是成员国之间实行多元的多边主义及多样统一的范例。这些方面使得拉加共同体在诸如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核裁军、非法贩运毒品、反对封锁古巴、反对制裁委内瑞拉、支持马尔维纳斯群岛和波多黎各非殖民化进程等敏感问题上制定共同政策方面取得了稳固进展。通过以上做法，拉加共同体彰显了其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团结发展、合作和推动人权方面强有力的承诺。通过拉加共同体，我们不仅巩固了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建立联合美洲”的梦想，也重申了拉丁美洲有关国际法中“自决权、领土不可侵犯、不干涉”的历史原则，这些原则已被写入《联合国宪章》。

尽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依然面临重大挑战，但是其制度的力量以及国家领导人及其人民对迈向以团结为基础的、公平且自主的一体化所作出的承诺是可以加以利用的最佳工具。在此背景下，拉美及加勒比作为一个地区，犹如鹤立鸡群，它明确无疑地致力于和平事业，过去二十年来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取得了不可置否的进展。其中包括本地区各国的军事开支总额在全世界为最低。我们大力支持有关裁军及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目标。本地区通

过《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于1967年成为人口稠密地区首个无核武器区的组成部分。我们也支持南美洲国家联盟在宣告南美洲为和平区的宣言中，以及拉加共同体于2014年1月通过的和平区宣言中所确立的原则。

这一做法基于尊重主权、反对干涉主义以及无条件地维护和平、安全与国际法，它有利于加强我们同非洲和中东其它区域组织及其它组织的合作。

最后，我们谨强调各区域组织及次区域组织间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为受恐怖主义、暴力和战争侵扰的国家提供支持方面。我们南方国家建立和平区的经验或许可以对世界各地的其它兄弟国家有所助益。

拉梅克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今天组织这场有关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关系的重要辩论会。我还要感谢秘书长所作的通报。当前各类危机的复杂性要求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在《联合国宪章》、尤其是第八章的框架内更加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我谨就此发表三点意见。

首先，在危机管理方面，区域组织正在发挥重要且不断扩大的作用。区域组织精准的当地知识和所建立的网络是帮助理解冲突的有利条件。这些组织地缘相近，使得部署更为迅速。区域组织同危机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有助于巩固脆弱的局势。

法国鼓励区域组织在预防冲突、维护和平和建设和平方面已有相当大程度的参与。今天，非洲各组织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其所作的努力旨在成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的一部分。这些组织正在为应对危机部署更多的行动。除了军事参与之外，他们在调解和支持方面发挥的政治作用也在增加。这无疑是重大进展。

我的第二点意见是，区域组织发起动员行动时，如果与其它区域组织、国家、民间社会以及首先是联合国等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会取得更大成效。两个例子可着重说明这点：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联系的加强，非洲各组织与欧洲联盟之间合

作的加强。法国欢迎非洲联盟与联合国通过下列方式加强了联系：2010年建立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在纽约和亚的斯亚贝巴建立联络处，以及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年度交流制度化。

人们还呼吁区域组织共同协作，相互支持。一如乍得大使之前提到的那样，欧洲联盟资助包括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在内的一些维和行动以及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架构内的各部门，包括非洲待命部队和大陆早期预警系统。迄今为止，欧洲联盟已经几乎完全兑现了为支持2014—2016年期间非洲和平融资机制的实施而投入高达4.5亿欧元资金的承诺。

除了已经提供资金支持以外，欧洲联盟还在利比亚、尼日尔、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和马里提供了民事和军事援助。例如，作为欧洲联盟萨赫勒和马里能力建设特派团及其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欧洲联盟在马里所作的承诺展示了其努力的程度。欧洲联盟通过这种方式帮助马里政府改革并重组了安全部队。此外，欧洲联盟非洲之角区域海上能力建设特派团正在向次区域一些国家提供援助，包括提供陆上和海洋边界保护以打击海盗。

我的第三点意见是，在区域组织不断加强参与的情况下，法国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在其于2015年1月2日的报告中提出的几点建议及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提出的建议。有关非洲在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的行动方面，秘书长强调指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互补性。从非洲主导的马里国际支助团到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过渡、从非洲主导的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到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过渡，展示了两种干预模式的相对优势：一方面，非洲联盟可以快速部署能展开攻势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联合国建立了一支获得不同授权、能够长期开展行动的维和部队。

在维和行动的战略审查方面，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的例子表明，联合国在确定协调危机管理的总体

框架时，必须基于于政治和安全考量，充分投资于上游部门。建立该框架时必须与其他区域利益攸关方开展密切合作，以推动执行联合国标准、培训区域特遣队人员和提高对人权问题的认识。

最后，军事行动的可持续性和财政存续能力仍是令人关切的重大问题。现在，非洲联盟高度依赖于外部捐款为其行动提供资金。各非洲组织应当始终为其各项行动的财政负担承担不断加大的责任，这是恰当的，它们已表达了这样做的意愿。法国随时准备继续努力，并依照这些方式，与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尼日利亚代表的身份发言。首先，我要和其他人一道，对秘书长所作的非常清晰的通报表示感谢。我认为，秘书长抓住了今天我们这次审议的精髓。

我们知道，当今对全球安全的挑战在复杂性和严重性两个方面都在加剧。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恐怖主义、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转让和扩散、人道主义灾难、人口贩运、环境危害、毒品贩运、将网络技术用于犯罪和全球大流行病等威胁都是对当今时代国际安全问题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的关键要素。现今的全球安全挑战已具有跨国特征，往往超出任何一个国家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集体合作和集体行动的原因。虽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在于安全理事会，但区域行为体为安理会分担和减轻负担，并为多边主义增添了一份合法性。区域努力增加了在应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挑战时包容各方和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在展望一个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合作预防、管理和解决危机的世界时有着很强的感知能力。多年来，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合作的多个例子——尤其在维和和预防冲突方面——已经收获了显著的红利。我们认为，这些收益会给未来带来更多的希望。在当今世界，国际安全具有显著的区域和机构化特性。人们主张更多地诉诸《宪章》第八章，就体现了这一点，我的许多同事都提

到了这一做法，目的是设立一个由联合国主导，权力下放的全球安全管理体系。

多年来，显而易见的是，通常最早应对冲突局势的是区域组织。这一点在非洲得到更深刻的共鸣，因为非洲的次区域组织通过在冲突地区部署维和人员，始终如一地体现出对区域和平与安全的非凡承诺。今天上午在我之前的几位发言者确认，对于冲突局势中各行为体的敏感之处和情感所在、其社会价值观和准则，以及当地冲突的动态及根源，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些要素对于制定冲突各方能够比较容易认可并同意实施的调解战略而言至关重要。

例如，在西非，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尤其在处理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等国的冲突方面。这突出表明该组织的冲突管理框架取得了成功。

还有其他一些实例表明，区域组织不屈不挠地表现出有能力为保护区域和平和安全而采取行动。东非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坚定不移地作出解决冲突的努力，特别是在南苏丹。东非共同体正在布隆迪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对于稳定中非共和国的局势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我们上星期听说（见S/PV.7502），马诺河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非洲联盟（非盟）在打击西非最近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病的斗争中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作用。

乍得湖流域国家和贝宁共和国组建了打击博科哈拉姆恐怖团体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这雄辩地证明存在作出区域安排的可能性——不仅能抓住问题的要害，而且尤其能推进和平和安全事业。该特遣部队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功证明了区域性方法在处理恐怖主义威胁方面的效力。

今天，显而易见的是，全球安全的区域化正迅速产生显著的势头。我们认为，它超出了对危机局势的第一反应和对民众、环境以及冲突细节的理

解。实际上，它涉及的是所有这些因素和更多其他因素。考虑到区域组织成员国的邻近性，区域组织是和平努力在其影响力范围内取得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利益攸关方。

在我们这一时代，区域国家承受了第一批流离失所者带来的负担。它们承受着食品不安全、招募儿童兵、对妇女儿童性剥削的负担和暴力冲突的其他后果。虽然从国家层面看，这些国家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和资源方面或许有局限性，但作为区域组织的成员国，他们可以与其他国家协调行动，以便缓解这些挑战造成的影响。

重要的是，当我们突出强调区域组织在应对全球安全的当代挑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时，我们不应该忽视非政府机构作出的贡献。我认为，一些同事今天上午提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值得重复。就和平与安全而言，特别是在非洲，非政府组织的倡导工作是得到充分记载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并将继续对人道主义危机和其他紧急情况直接进行干预。它们协助调集各种资源，以处理与冲突相关的问题。无国界医生组织这一独立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作出的贡献对于遏制并最终击败埃博拉病毒病最近在西非的爆发至关重要。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非政府组织在新兴构架中的重要性，不仅在非洲，而且在世界其他冲突地区都是如此。因此，如果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其中，将其作为应对当代安全挑战的重要、关键的伙伴方，并相应地加强与它们的合作，这对非洲大陆来说将是有益的。

区域组织在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上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而重要的方面就是它们与联合国合作的方法和方式。

正如我们今天上午所听到的那样，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一直同联合国携手合作，在非洲大陆一些地区维护和平与安全。有一些事例可以说明联合国与非洲区域组织之间合作的潜力。在当时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调解达成了一项要求联合国

将其付诸实施的协定之后，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合作部署了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维和人员。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正如在西撒哈拉和卢旺达一样，非统组织是主要的早期调解者。联合国自己往往通过在实地部署维和人员来补充这一调解。在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框架内，非盟和联合国正在一道努力，以稳定达尔富尔的局势。联合国正在为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作出大量贡献。所有这些联合行动和所有这些协调行动及其所取得的积极成果，都证实了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合作的价值。

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在追求和平过程中彻底发挥和动员各区域的相对优势。在这方面，我的各位同事所提到的非盟、联合国和欧洲联盟（欧盟）三方之间合作的一个例子是联合国—欧盟就安全部门改革问题向非盟提供支助的联合方案。这是一个说明已经取得具体结果并有可能取得更多结果的强有力国际合作的例子。

一方面是要联合国介入冲突局势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则是联合国作出有效应对的能力，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面对这一情况，区域组织作为促成和平的力量甚至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应当更多考虑扩大和加强区域做法，以追求国际和平与安全。区域做法本质上是冲突的各种国际和全球层面之间至关重要的桥梁。它是一座我们必须继续搭建的桥梁，不论这样做有时看起来多么艰难。我认为，今天的辩论会不仅是采取更大行动的一次号召，而且也是提出一项紧急要求，要在这个饱经冲突、人道主义危机和疾病蹂躏的世界加快区域和国际合作。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能。

我谨提醒所有发言者将发言时间限定在四分钟以内，以使安理会能够快速开展工作。敬请打算作长篇发言的代表团散发书面发言稿，在会议厅内则作简略发言。我还要呼吁各位发言者以非常合理的语速发言，以便能够提供准确的口译。

我请印度代表发言。

比什诺伊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们感谢你组织召开今天关于区域组织与当代全球安全挑战的辩论会。我们还感谢贵国代表团所编写的有益概念说明（S/2015/599，附件）。我们还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所作的全面通报。

印度支持区域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规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然而，此类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应当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必须充分遵守各国的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等原则。我们还认为，和平解决冲突应当是安全理事会和区域组织的第一优先事项。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专家小组最近的报告（见S/2015/446）强调指出，不能以维和行动代替政治解决办法。在让区域组织力求用军事工具来管理冲突的同时，政治进程要么没有开展，要么尚未完成，这样做，什么目的也达不到。

《宪章》第八章提到了区域安排和机构。因此，对临近性——或地理上的毗连性——有明确的要求。必须指出，第八章并没有为在任何其他基础——不论是语言、宗教还是历史巧合的基础——上建立的组织设定任何作用。对这一词汇作出任何过于自由的诠释都会违反《宪章》，而且还会适得其反。

我们还要提请注意，尽管区域组织在协助联合国方面有时能够发挥有益的作用，但联合国自身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谈到非洲，联合国不能通过按照区域安排将维和行动转包给区域组织而同该大陆脱离接触。如果维和人员的公平性受到质疑，我们就需要开始担忧。然而，随着维和行动的区域化和次区域化，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在联合国确实依靠区域组织来维持和平的情况下，在作出安排之前，应当进行充分协商。这将意味着，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四十四条邀请部队派遣国参与安理会的决策。为了使任务授权切合实际，

而且也是为了得到那些将在实地开展执行工作的人的充分配合，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们要借此机会提请注意，《宪章》明确规定，必须让安理会充分了解按照区域安排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开展的行动。然而，有关方面没有与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分享此类信息。我们要请求考虑将这一信息纳入安全理事会的年度报告。

最后，我们还要提请注意，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至少有三分之二涉及非洲。然而，非洲大陆在安理会常任席位中却没有代表权。这一缺点严重损害安理会所作决定的合法性。在这一历史不公正现象得到解决之前，安理会所作决定将缺乏充分效力。在我们看来，本组织成立七十周年为纠正这一严重缺点提供了极为适宜的契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日本代表发言。

吉川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非常感谢你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我饶有兴趣地听取了你的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今天，国际社会看到，区域组织在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这其实正是在起草《联合国宪章》时所期望的情况，从《宪章》关于区域安排的第八章可以看出这一点。

主席女士，为响应你在先前分发的非常有用的概念说明（S/2015/599）中提出的一项建议，我今天谨集中谈日本所属的亚太地区。我首先要介绍各种区域框架在确保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然后与安理会分享我们对如何进一步加强其作用的意见。

在东亚，20多年来，东南亚国家联盟地区论坛（东盟地区论坛）始终发挥着以东盟为中心的部长级框架的作用，以解决政治和安全问题。东盟地区论坛的使命是促进地区的建立信任。为此，东盟地区论坛不仅为各国部长提供坦率讨论的场所，而且还讨论范围广泛的各种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救

灾、海上安全、打击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以及不扩散与裁军。我自豪地指出，日本为东盟地区论坛活动作出积极的贡献，如担任联合主席和组织多次东盟地区论坛闭会期间会议和正式活动。

东亚首脑会议是另一个重要实例。东亚首脑会议建立于2005年，一直为亚太地区18个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从战略角度商讨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包括政治和安全挑战，提供独特的论坛。

太平洋岛国论坛也是太平洋地区一个首脑级区域框架的实例。其目的在于促进其16个成员国之间在包括政治和安全挑战在内的各广泛领域的合作。自1997年以来，日本首相一直在主持有太平洋岛国论坛16个成员国领导人参加的太平洋岛屿领导人会议，目的在于实现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因此，亚太地区正在以多层次的方式发展形成一些区域框架，体现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样性。我们确信，进一步发展这些框架对于确保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从这一立场出发，日本主张进一步加强东亚首脑会议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作用，将其发展成为该地区的一个首要论坛。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联合国和区域框架可在亚太地区发挥相互补充的作用。

在我看来，为了确定应对特定挑战的最合适机构，必须逐案审查每项挑战的性质。有时，联合国直接参与更为妥当，如1990年代在柬埔寨问题上。有时，区域框架可更有效地解决全区域范围的问题，如打击海盗和武装劫船活动问题。确保东亚核不扩散的努力则显然说明一个事实，即，联合国和区域层面都做出努力的双管齐下方针，是重要的。

日本将不懈努力，加强亚太地区的多边框架，并与联合国和有关区域组织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以期建成一个更加稳定与和平的亚太地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典代表发言。

Bjällerstedt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北欧国家，即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我国瑞典发言。

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同在今天会议上发言的其他许多发言者一样感谢你及时召开这次关于区域组织在应对当代全球安全挑战方面作用的辩论会。全球安全威胁错综复杂，国内冲突的数量日益增多，要求进一步利用区域办法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因此，北欧国家欢迎有此宝贵机会讨论加强与区域组织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进而建立更富有韧性的全球和区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架构。

我们通过《联合国宪章》致力于共同努力来实现和平与安全、人权及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种共同责任有赖于一个全球治理网络，而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天，这种伙伴关系更加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面对跨国犯罪导致跨境风险不断加剧、非法贩运人口、非法武器和毒品，以及武器装备良好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团体的新威胁时。

北欧国家一贯主张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因此，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加强合作是一个可喜的发展。另一个可喜的事例是联合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在人道主义援助受限的非常艰巨的局势中密切合作，以解决包括从预防冲突和反恐，到人权、人道主义事务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还有其他许多积极事例。

为了建立更有力的伙伴关系，我们需要一个清晰的战略设想。因此，我们欢迎有关联合国建立和平的三次审查，即对和平行动、对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和对建设和平架构的审查。我们尤其欢迎关于和平行动的报告强调需要加强与区域组织的合作。我们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即迫切需要找到机制，以确保为符合《联合国宪章》及其第八章规定的区域维和安排提供可预见和可持续的资金。

今天，由非洲人主导的支持和平与执行和平特派团正在极端艰巨的条件下作业。需要建设更好的能力，提供“使能”手段，培训人员，以改善对维和人员的保护，确保他们有能力保护身处险境的平民。换句话说，用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于9月维和峰会之前所讲的话来说，我们需要在联合国和非盟之间发展一种新的伙伴关系，以便能为非盟和平行动提供可靠的支持。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铭记的是，在分摊负担和互补性原则指导下开展合作最为有效。伙伴关系必须建立在对每个组织能在任何特定局势中发挥什么作用形成共同认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各自相对优势和授权做出切实评估的基础上。

北欧国家参与支持非盟和次区域组织的能力，包括加强这些组织的调解能力。在设有一个可为区域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提供可预测资源之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产生附加价值的机会要大得多。

北欧致力于支持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解决冲突、不稳定和脆弱性的根源。有效地预防冲突与可持续地建设和平是齐头并进的。它强调的是，需要战略协调和建立强有力的制度，以便在全球和区域一级及早采取行动。我们欣见，现在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共同协商，以及欧洲联盟和非盟之间的共同协商，正在展开这样的协作。建设和平委员会也可通过与区域机构定期举行协商，讨论预警和共同分析冲突的问题，从而作出进一步贡献。非洲联盟、联合国和次区域组织都可以而且应当在预防冲突方面做得更好。有关各方近年来在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和布隆迪等地学到了深刻的教训。有时，联合国和区域内的行为体必须更早采取行动。

我们还愿强调，必须充分、积极地将妇女纳入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工作以及冲突后努力与合作。北欧国家的经验是，妇女真正参与建立和平的各方面工作，是实现稳固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所不可

缺少的基础。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和平发展目标也凸显了这种相互依存性。

最后，当地人当家做主是让建设和平努力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以及应对其它挑战的前提条件。上周在安全理事会这里举行的关于埃博拉疫情的通报会（见S/PV.7502）就向我们大力提醒了这一点。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北欧各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与区域组织建立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我们期待就针对联合国建设和平行动所进行的三次审查采取后续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观察员发言。

韦斯特科特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发言。候选国土耳其、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国家 and 可能的候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和格鲁吉亚赞同本发言。

主席女士，我愿首先感谢你倡议就这一重要议题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也感谢你提交出色的概念说明（S/2015/599，附件），并愿重点谈谈欧洲联盟在建设和平以及预防和调解冲突方面所做的工作。

近年来，全球和欧洲安全环境发生了剧变。欧盟邻近地区和更广大周边地区出现的冲突、威胁和不安定，加上影响到伊拉克、萨赫勒、叙利亚和乌克兰的长期和新出现的安全挑战，正在对欧洲安全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影响，也是我们的根本价值观和原则面临的共同挑战。高级代表在其6月份向欧洲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概述了这一正在变化的全球环境，而欧洲理事会已就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启动工作。5月份，它还促请欧洲各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呼吁建设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以及制定更有效的共同安全和外交政策。

在我们看到的诸多挑战中，特别需要应对恐怖主义和外国战斗人员、海事安全和有组织犯

罪——其中包括贩运移民和贩运人口——所带来的挑战。除此之外，还有非正规移民、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和空间安全构成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欧盟及其成员国正在承担更多职责，以便在国际上特别是在自己所在地区成为安全的提供者，从而加强自身安全及其在世界上的战略作用，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的对策侧重于采取全面做法，运用我们的《共同安全和防卫政策》以及欧洲联盟的其它政策和文书，处理预防和管理冲突的问题。具体而言，根据国际法预防冲突和防止冲突复发，是我们与国际、区域、各国和地方伙伴一起开展对外行动的首要目标。

自2001年通过所谓的《哥德堡纲领》以来，欧盟已建立了预警系统，加强了其调解和对话能力，并成立了自己的调解支持小组。在这方面，我们与区域和国际组织开展了密切合作，并于最近在布鲁塞尔就预防外交和调解问题主办了一次会议，来自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非盟）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专家参加了会议。该做法有助于欧洲联盟促成了2013年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关键协议，以及上个月“伊核六国”与伊朗关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关键协议。该计划正在推动伊朗核问题得到全面、长期及和平的解决。《行动计划》还加强了整个核不扩散制度，并将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测。

欧洲联盟仍致力于奉行有效的多边主义。该承诺载于我们的创始《条约》，该《公约》规定欧盟

“应促进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并]严格遵守……国际法，包括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因此，我们特别与处于多边体系核心位置的联合国开展了密切合作。

2011年，大会自己通过其第65/276号决议，强调了欧盟与联合国的特殊关系。该决议确认了欧盟与联合国的伙伴关系。此种伙伴关系，尤其是和

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属于《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范畴。该章明确认可并鼓励制定这种区域安排。秘书长最近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拟定了关于“共建和平：打造维持和平伙伴关系”的报告（S/2015/229）。我们完全欢迎和支持该报告。

我们作为一个相当独特的区域组织，通过我们的联合国-欧盟指导委员会和危机管理问题高级别对话，并通过联合协商机制以及在中非共和国、马里和索马里等地的实地行动协同安排，与联合国在战略层面开展着非常密切的合作。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合作，我们欢迎双方最近共同确定应在哪些优先领域加强欧盟与联合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其中突出了欧盟国家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所作贡献的重要性。

欧盟和联合国目前均在开展至关重要的战略审查，以便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挑战。我们欢迎高级别独立小组（见S/2015/446）和专家咨询小组就各自对联合国和平行动和建设和平架构分别进行的审查所发表的报告，这些报告很好地体现了欧盟的贡献。我们特别期待审查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第1325（2000）号决议。确保采取具体行动落实这些报告将至关重要。

同样，加强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是我们的优先事项。在这方面，我们对于主席女士你本人指出的一个情况感到高兴，那就是我们开展的伙伴关系，特别是与非洲联盟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东非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等非洲次区域组织所开展的伙伴关系。

在去年于布鲁塞尔举行的最近一次欧盟-非洲峰会上，欧盟大力支持了非洲对于在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框架内，确保非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愿望和承诺。为了提高非洲应对危机的能力，我们承诺使多层面非洲待命部队（待命部队）投入运作，并确认非洲紧急应对危机快速反应部队是待命部队

形成补充，从而加强非盟快速应对危机以及加强非洲大陆预警系统的能力的过渡性工具。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将是可喜的，非盟与其区域组织加强合作具有十分宝贵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特别重视非盟在最近发生的布隆迪危机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非常明确地重申了《非洲宪章》的善治与民主等项原则。

我们以多种方式支持非盟领导的和平行动本身。在2004年以来的10年里，欧盟通过非洲和平融资机制向非盟领导的和平行动提供了14亿欧元。我高兴地宣布，我们最近商定，在今后三年期间，将该融资机制的准备金从7.5亿欧元增至9亿欧元，以应对日益加剧的危机。它将使我们不仅能继续支持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和伊加特领导的南苏丹监测和核查机制所作的努力，而且能够为打击“博科圣地”组织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和西非经共体驻几内亚比绍特派团提供资金。

但是，长期的解决办法是，增强非盟自身的能力并为所有这一切提供资金。我们通过欧洲发展基金和稳定工具提供额外支助，以建设非洲的长期可持续性。此外，欧盟在马里、尼日尔、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特别部署了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特派团，以增强当地的安全行动能力，从而应对它们面临的各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安全部门改革、边境管理、建设和平和冲突后重建与和解。对此，我们通过提供咨询意见、辅导和培训给予支持。对萨赫勒、几内亚湾和非洲之角，但凡遇有区域安全挑战，如海盗行为、贩运和恐怖主义，我们都采用了区域战略办法。这些办法再次非常稳固地建立在欧盟、非盟和联合国之间为应对挑战开展的三角合作的基础上。

欧盟不只是在非洲开展行动。我们也与其他区域组织发展伙伴关系。本月早些时候，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前往马来西亚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区域论坛，并在欧盟-东盟部长会议后的会议上担任共同主席。在这方面，请允许我重申，我们感谢马来西亚友好地主办了这两次重要会议。

欧洲联盟也与北约、欧安组织和欧洲委员会密切合作。欧盟的所有成员国都是欧安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的参与国，而且22个成员国都加入了北约。在危机管理方面，欧盟从战略和行动上都与北约密切合作，例如在非洲之角沿海和在西巴尔干地区。最近，与欧安组织的伙伴关系侧重点一直是乌克兰境内的冲突，其中欧安组织扮演了核心角色，并得到了欧盟的全力支持，包括通过向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察团提供大量欧盟的资金和物质支助。然而，我们的伙伴关系范围非常广泛，涉及选举观察、军备控制和欧安组织遍布广大欧洲地区的多个外地存在等重要问题。我们认为，欧安组织是在当前的欧洲安全危机中开展对话和建立信任的一个包容性核心平台。在乌克兰冲突的背景下，与欧洲委员会合作对于支持宪法和司法改革也非常重要。

我们在地中海——欧洲联盟自己的边境，现在面临极具严重的局势。这非常透彻地阐释了当今的许多主题。4月17日，800多名移民在一次严重事故中遇难。自那时起，欧盟为应对在地中海面临的挑战，便通过了采取实质性措施的全面计划。解决移民问题符合地中海沿岸、萨赫勒和东非地区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这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而且是我们成员国和广大的周边地区的政治和安全问题，因而要求与我们非盟、拉巴特进程和喀土穆进程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伙伴共同努力。

地中海当前的局势是国际有组织犯罪如何参与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及其如何破坏整个区域的稳定、将成千上万移民的基本权利与生命置于危险境地的一个例子。为应对这一威胁，欧洲联盟决定，除由对外边境管理局指挥的“特赖登”和“海神”海军行动之外，于6月启动了另一次海军行动，“欧洲联盟海军-地中海”行动，其任务授权是瓦解走私和贩运网络的商业模式。欧盟参与了收集关于这些网络的信息和情报。一旦安理会给予必要的授权，它将促使该行动在充分遵守国际法和安理会任务授权的情况下，能够积极阻断走私者和贩运者的生意。该行动将与利比亚当局密切合作来开展，以

确保利比亚人的合法生计不受影响。我们也将确保难民和移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护，而且我们高兴地与联合国、特别是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开展密切合作。

很多移民冒着生命危险横渡地中海前往欧洲，通常是因绝望、贫穷、冲突或人权受到践踏所迫。这意味着我们也需要与原籍国和过境国合作，并且为应对移民的根源做更多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将与相关区域组织密切合作。今年11月11日和12日，我们将在瓦莱塔与非洲伙伴举行会议，就移民问题构建共同愿景并商定共同行动，以应对地中海的挑战。我们还设想举行一次关于西巴尔干路线的高级别会议。

此外，欧盟支持巩固区域合作框架，如拉巴特进程和喀土穆进程，并为同非洲及更广大地区的边境管理提供更多支持，包括通过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特派团，例如在尼日尔提供的支持。欧盟也支持发展回返和移民管理能力，包括在西非区域一级。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看到应对移民的根源，并且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当地所作的努力，以应对冲突和践踏人权行为，以及改善原籍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便其人民不再感到必须逃离其自己的国家。

最后，主席女士，我非常感谢你给我时间和机会，让我从欧盟的角度在这次辩论会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阿耶巴雷先生发言。

阿耶巴雷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召开安全理事会这次重要的辩论会。这次会议是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区域组织在应对冲突性质与安全威胁不断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之际召开的。我也谨感谢潘基文秘书长通报情况和他致力于支持非洲联盟（非盟）与联合国建立伙伴关系。

寻求和平与安全仍然是非洲面临的诸多挑战中最为紧迫的事项。过去20年来，非洲大陆看到了一

组新的威胁，其中包括与施政有关的国内冲突与暴力行为、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非洲东西两侧沿海的海盗行为、边界争端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环境退化。为应对这些挑战，各方做出了持续努力，以增强非洲联盟的能力，从而应对我们面临的性质在不断变化的威胁。随着《关于成立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议定书》于2003年生效，对冲突与威胁的应对大大增强。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同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

除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外，包括智者小组、大陆预警系统、非洲待命部队和非洲和平基金在内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其他支柱都已建立。我高兴地报告，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四大支柱已经到位。正不断努力使非洲待命部队投入运作。我们期待这项工作年底前完成。代号为“非洲和平”二期的演习有望于10月19日至11月7日在南非举行，以检验非洲待命部队的全面作业和快速部署能力。

我们从马里和中非共和国和平行动中汲取了经验教训，因而成立非洲应对危机快速反应部队。这将大大提高我们应对紧急状况的速度和实力。2014年1月，快速反应部队宣布可随时开展行动。非盟成员国将快速反应部队的行动授权交给了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快速反应部队的运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破坏非洲待命部队的全面运作。

2013年至2015年，每年平均有3-4万名军警人员参加非洲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此外，非洲还派遣人员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其数量也从2003年的1万人增至2014年的3.5万人，其中大多数都部署在非洲大陆。

自2002年以来，为应对非洲大陆、尤其是布隆迪、达尔富尔、马里、中非共和国和索马里的冲突局势，非盟已部署多项和平支助行动。这些特派团为稳定局势所作的努力及其人员做出的牺牲，为联合国特派团最终接手的任务铺平了道路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索马里，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继续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因而，我们

参与支持索马里联邦政府，为索马里人民带来了希望。我要借此机会，向包括联合国、欧洲联盟和其他各方在内的伙伴们表示感谢，感谢它们为确保非索特派团发挥实效做出的努力。

我要谈谈我们与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区域机制在巩固非洲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自各区域组织与非洲联盟于2008年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维和行动与预防倡议的协调方面已取得许多成就，例如，联合选举观察、外交使团以及秘书处与秘书处之间的合作。

然而，最近几年的经验充分表明，非洲联盟及其区域机制面临的制约因素之一就是用于和平努力的灵活、可持续和可预测的资金来源问题。因此，至关重要的是，亟需找到解决该问题的适当方法，同时要铭记安全理事会担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非盟正努力要求其成员国增加捐款，使包括来自联合国和我们伙伴的支助在内的外部支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补充。

在此背景下，非洲联盟欢迎由东帝汶的若泽·拉莫斯-奥尔先生担任主席的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见S/2015/446），并期待在即将举行的大会第七十届会议期间，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都将正式、深入地审议该报告。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德赫加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代表不结盟运动发言。首先，我要表示，不结盟运动对尼日利亚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并为本次重要会议编写有用的概念说明（S/2015/599，附件）表示赞赏。我们还赞赏秘书长所作的通报。

不结盟运动强调指出，通过各区域国家间的合作，由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和次区域安排和机构能够在促进区域和平与发展 and 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始终强调区域和次区域倡议之间发挥协同增效作用的重要

性，以确保每项进程相互补充并产生附加价值，从而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增长与社会和文化发展等共同目标。

不结盟运动一直呼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规定，包括关于任务、范围和组成的规定，加强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安排或机构之间的协商、合作和协调进程；这样做十分有益并能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此背景下，我们欢迎联合国决定根据《宪章》第八章的规定，加强其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尤其是非洲联盟（非盟）的关系与合作。不结盟运动还表示，它支持为加强非洲维持和平能力不断做出的努力，并强调在所有相关领域执行十年能力建设方案以及联合国支持非洲联盟维持和平短期、中期和长期联合行动计划的重要性。

不结盟运动注意到非洲联盟-联合国小组编写的关于如何为非盟维持和平行动提供支助的报告和题为“支助经联合国授权的非洲联盟维和行动”的秘书长报告。不结盟运动建议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有效伙伴关系，以改善非洲维和行动的规划、部署和管理。

不结盟运动欢迎通过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并欢迎为调集资源与协助而支持该区域各国应对复杂的安全、政治和人道主义局势所作的国际努力。不结盟运动强调，应当与萨赫勒、西非和马格里布区域各国，以及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和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密切合作，执行该战略。

鉴于和平与发展相辅相成，不结盟运动在重申《联合国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新伙伴关系）宣言》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致力于新伙伴关系和其他关于非洲的相关倡议，同时注意到非洲联盟和其他区域经济共同体在经济一体化领域所作的努力。

不结盟运动还重申旨在促进实现核裁军目标的国际、区域和国家努力。在这方面，我们赞赏地注

意到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加共同体）所作的努力，包括其在2014年1月28日和29日在哈瓦那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议上通过了《核裁军特别宣言》，并进一步强调拉加共同体作为该区域进一步融入国际舞台的国际和区域行为体及促进者的重要性。

不结盟运动也欢迎南美洲国家联盟（南美联盟）《组织条约》生效，这是对该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贡献；并欢迎南美联盟从2011年起享有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

不结盟运动还注意到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作为东亚与拉丁美洲加强相互了解和信任以及增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与对话的唯一论坛的重要性。

我们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继续努力并作出承诺，以推进和加强东盟共同体建设进程，维护和增强东盟在不断变化的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以便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全球发展态势，目的是维护和促进该区域和平、稳定及繁荣。我们也注意到东盟努力制定东盟共同体2015年后愿景，以由东盟领导人在2015年年底通过。

不结盟运动也欢迎于2009年9月26、27日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玛加丽塔岛，以及2013年2月在马拉博分别举行了南美洲-非洲第二次和第三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这体现了加强两区域之间的友谊、团结及南南合作。

最后，不结盟运动坚信，和平与安全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能够通过此类区域之间的合作实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的发言名单上还剩下一些发言者。鉴于时间已晚，征得安理会成员同意，我打算暂停会议，下午3时复会。

下午1时会议暂停。